

12-04

繁昌文史资料选辑

2



新平知覺

PDG

繁昌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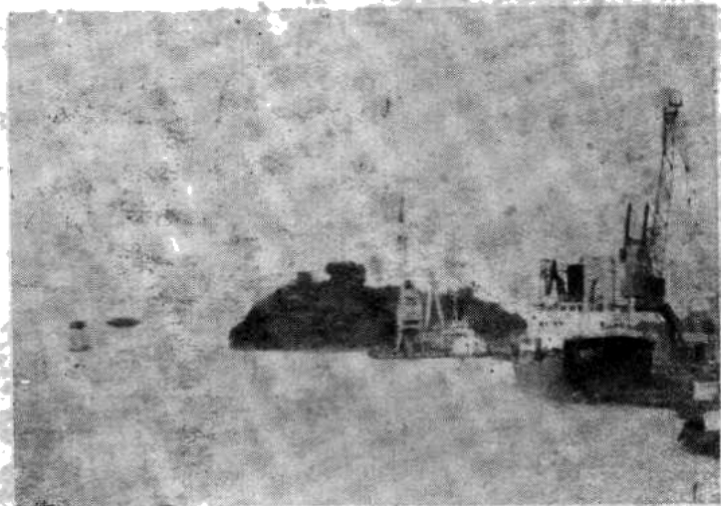
安徽省繁昌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

一九八五年二月

责任编辑：郭珍仁 胡启芳

封面题签：潘觉非

摄影：胡平



板子矶远眺

内 部 资 料

编辑：政协繁昌县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

印刷：繁 昌 县 印 刷 厂

字数：1 4 0 0 0 0

省人民出版社皖非出字(84)第2029号

Yt240/12

前 言

我县文史资料工作，由于领导重视，各方面的热情关怀、支持和许多老人的热情协助，在一九八四年编印了《繁昌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后，又征集了三十多万字的史料。现选择部分文稿整理编辑成为本辑。

这本书是在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和遵照“存真求实”原则的基础上编写的。主要内容是抗日战争以前，我县历史人物、文化教育、社会风俗、古迹等专题资料。这些材料，多系作者亲历、亲见、亲闻，内容比较翔实、具体，对读者了解繁昌历史状况，对广大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有所裨益的。

文史资料工作，是一项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促进祖国大团结、大统一，进行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的事业，是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份。我们将继续征集与编印我县从清末到“文化大革命”以前，有关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宗教、社会生活、文物古迹等方面的史料。热忱欢迎各方面人士踊跃供稿，并欢迎对有关史料提出补充和订证意见，使之更为充实和完整。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经验不足，讹误缺漏，在所难免，敬请各级领导、各界人士、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八五年二月

目 录

太平军攻克旧县镇始末·····	舒少衡 (1)
锦卫洲农民血泪史	
——记锦卫洲早年的夺地械斗及	
农民反筑坝斗争·····	夏明科口述
·····郭珍仁 胡启芳记录整理	(4)
宣城四中的革命活动与庙埠起义失败·····	万亚新 (14)
宣侠父在二十五路军营救吕丹同志的前后·····	万亚新 (21)
记民初到抗战繁昌县的三次选举·····	舒少衡 (28)
国民党繁昌县党部历任委员及书记长	
情况简编·····	罗有善 (36)
安徽省区长训练所及区政人员训练班·····	罗有善 (39)
抗日战争前地方行政区划的演变及其	
职权范围·····	李应凡 (42)
一九三一年的水灾实录·····	王高翔 (45)
解放前保大圩简介·····	程学银口述 程后其整理 (49)
荻港“十里场”的过去和今天·····	章凤书 (54)
繁昌县小煤窑之兴起及沿革·····	张运武 (57)
闵和泰的崛起·····	王幼成供稿 闵孝儒整理 (62)

横山教案始末.....王高翔 (68)

旧县绅民反对洋人建教堂.....舒少衡 (72)

卓衡之任繁昌县长的二三事.....史湘文 铁 马 (78)

卓衡之敢碰豪强催田赋.....汪传派 (85)

“青龙山”土匪覆灭记.....姚文谟 (87)

五华山匪患之兴起及平定.....胡启芳 李国平 (90)

毕一翔是怎样成为西乡首富的?.....章凤书 (99)

从民初到解放前夕繁昌县

中小学教育情况概述.....王高翔 (105)

大沙凸洲的学产之争.....王高翔 (108)

五十年前繁昌县教育界的一次

反迫害斗争.....王高翔 (114)

繁昌县立初级中学建校史.....潘觉非 向乔青 (118)

记乡村蒙馆私塾.....章凤书 (127)

繁昌书院沿革考.....刘西霖 (131)

三山九莲诗社及其成员概况.....姚文谟 (134)

严问天与《大刚报》.....严维全 (143)

缅怀程再青同志.....王荫之 (152)

严 旦.....万亚新 (155)

李应文先生事略.....李明实 (160)

我县早期留法学生李洪模.....李明实 (168)

- 谢正本其人其事……………柯应钦口述 徐肖人整理(170)
- 学林拾遗三则……………王荫之(176)
- 李学香先生生平及遗作
- 余霄峰与《训蒙赋》
- 桂一棵先生轶事
- 孔菊仙二、三事……………严维全(184)
- 繁城记旧……………闵孝儒 葛仲棠(187)
- 旧闻三则……………蒋 径 三 (191)
- 溃军陆学文过境
- 县长求雨
- 徐羊我坐牢
- 秤 案……………闵孝儒(196)
- 记解放前的吸毒与禁毒……………李应凡(199)
- 繁昌县的旧风俗习惯
- 宗祠和宗谱……………李应凡(202)
- 点 主……………严维全(205)
- 开 贺……………李应凡(207)
- 旧制婚姻点滴……………李应凡(210)
- 行嫁妆戴凤冠坐花轿及其它……………姚传瑾(214)
- 板子矶史话……………郭珍仁(217)
- 名山名人两映辉
- 漫话马仁山……………刘西霖(222)
- 吴都督墓志铭及抄后记……………胡启芳(226)

太平军攻克旧县镇始末

舒 少 衡

1851年，洪秀全、杨秀清领导的农民革命运动，由广西金田揭竿起义，旌旗所至，清军披靡。大军顺长江而下，势如破竹。于1853年奠都南京，改称天京。这年农历新年的时候，翼王石达开麾下的一支太平军挥戈江南，攻打我县旧县镇（今新港）。旧县是个小集镇，三面环绕山丘，北临长江。当时地方防御工事是在东、南、西三方山坡下，挖有深阔丈余的沟堑，设有吊桥，可以起落。守卫士兵全系稍加训练的地方民团，并无清廷驻兵防守。太平军进攻旧县镇时分水陆两路，以陆路骑兵诱民团出击，水路从江上接应。当太平军骑兵经过南繁，到达旧县附近的马塘埂南面山冲里时，先派出几名骑兵到镇外探视民团防务。见到深阔壕沟，便掉头而返。这时，民团看到只有少数太平军前来侦察，认为对方势单力弱，只要出击，歼敌夺马，易如反掌。于是放下吊桥出壕追击。他们骄狂自信，原以为很快就会得胜回防，故未将吊桥吊起。那知预伏在江岸宝塔左右（该塔已毁，旧址在镇东城冲埠江边小山上）的太平军，趁机突进，从山边小径，快速到达镇东南壕沟边，见吊桥平放，快步涌进壕内，夺取了吊桥，断了民团归路，一举攻克了旧县镇。出击的民团，这时被太平军骑兵回戈反击，形成瓮中捉鳖，全部束手就擒。

当时旧县镇居民，因受清政府的蒙蔽，不知太平军是农民

革命军，而呼之为“长毛”，在太平军破镇后，纷纷跑到江边，争抢渡船过江，欲逃往江北岸的黑沙洲。仓猝之间，船少人多，被推挤下水溺死的人很多。太平军见此急出安民告示，劝慰居民切勿外逃，并做到秋毫无犯。数日后，镇民知太平军言行一致，皆后悔不该逃走。复纷纷回家过年，被难者家属更是后悔莫及。

在太平军初破旧县时，前街后巷一片混乱、惊慌，百姓没有一人敢与太平军接近。这时镇上西街有位古长昭老先生，原是个秀才，一向广闻博识，颇有见地。他当机立断，不但囑令家人不要迁移逃避，还劝邻里人家也不要惊慌自扰。乃邀集本族的几位老人，会见这支军队的头领，协助太平军做好安民工作。亲自替部队安置住宿，借住在西街吴长春的杂货店内。并招唤古姓壮年，为太平军烧水煮饭，热情接待。帮太平军烧饭的人因内心忐忑不安，兼之柴湿不易燃烧，越发慌乱，古长昭急中生智，即往店内取一刀大表纸，插入桐油桶内，然后将沾满桐油的纸张塞进炉膛，顿时火旺，茶水菜饭及时供应，太平军非常钦佩他办事能干。古长昭见被太平军俘获的民团都是本镇无知青年，因代为请求，皆获释放，不久商民回家复业，市面安靖如常。

人民久受清廷苛政统治，痛苦非常，现见太平军买卖公平，待人平等，自然感到欣喜欢快。这年春节，家家张贴春联，庆贺新春。除夕这天，太平军找到一位地方宿儒，要他为军队做一付春联，但要求不用旧的联语。因为旧联多是歌颂清王朝的。什么“皇恩春浩荡”，“山河壮帝居”等语皆不能用。这位老先生难住了，不知如何拟写才好。正在凝神苦思，满头出汗，不敢下笔之际，恰好古长昭走来，见此情形，询悉之下，略事沉吟，便提起桌上大笔，濡墨挥毫，写了一付新春

联：

庆太平一统，祝天国万年。

顿时满堂喝采，惊动了太平军头领，也大加赏识，称赞不已。此后，太平军驻在旧县镇，不但对古长昭个人特别尊重，也对地方更加关怀，军民情谊更加融洽，太平军撤离旧县时，地方居民都依依不舍。不久，清政府官吏回到旧县，对古长昭坐以“私通长毛罪”，拘县究办。全镇人民连同古姓人联名递呈为古具保。几经周旋，得到县教谕从中疏通说项，结果将古长昭的秀才革掉，降为平民，释放结案。



锦卫洲农民血泪史

——记锦卫洲早年的夺地械斗
及农民反筑坝斗争

夏明科 口述

郭珍仁 记录整理
胡启芳

繁昌县保定乡一片肥沃的洲地，早年它却是大江的流道。后来由于江流中泥沙在这一带沉积，慢慢由水影(注)而沙洲，而芦滩，再经过开垦而形成洲地。开始人们叫它为大洲，又名卞兴洲或锦卫洲。

锦卫洲成洲时，大约在光绪初年，我是光绪二十五年出生的，待到稍长，才听老人们说当时在刚现水影时，有权势的人就去插标，圈占水面，向渔民征收水面租。沙洲初成，即挂芦稞税，然后开垦成为产业。在这一过程中，这片新生的土地上，曾染上农民们的斑斑血泪。

当年，三山街有个姚家(名字已经忘却)，他家祖上中过进士，人称姚进士家，正是这样在锦卫洲圈占了渡口至头棚大片洲地的。江中刚现水影，就报领水面，成洲后又向省里挂了

“芦稞”税，执领了这片土地，从此这里便被称为姚边。当时，“芦稞”税额很低，姚家等于白拣了这大片的土地。于是在三山建了几十口砖瓦窑，顾了三、四百名北方人烧窑，人称他们为窑蛮子。每年秋天芦花白时，窑工们便上洲砍斫芦苇，运往三山烧窑。几年下来，姚家得利很多。

这时，另一个财主徐海球，见姚家每年只纳很少的芦稞税，而执有锦卫洲新长洲地的大片土地，仅芦苇一项，获利就盈千累万，由妒嫉而眼红，便想占有这片洲地。徐海球亲自进省，向抚台衙门递了呈子，出首、禀告姚家把熟洲地谎报为芦稞，欺上瞒税。另一面托人出来活动，说是省里如果把这片洲地由他挂税，发照执领，他将按熟地豆麦税额纳税。几经运动，施以重贿，省里果然让他挂了税，并发给了熟地执照。

二

徐海球领了地照，回到洲上，便在大洲头棚胡可宗家开设了一所开垦局，招佃开垦姚边芦苇地。办法是愿意来开垦的农民，每开荒一亩，交三元龙洋的压板金（即承佃费），并要书写承佃字，承认垦出的土地是徐家的产权。垦熟了的土地，以后每年的收获物，按四、六交租，即东家得四成，佃户得六成。

我家原来住在旧县对江的黑沙洲三垅，父名夏少来，二叔少清，三叔少广，四叔少球。在黑沙洲种了二十亩洲地。因人口多，地不够种，生活很苦。兼之光绪二十七年大水成灾，破了坝，那时我才三岁，一家人生活无着，只能逃荒要饭，好不容易渡过了荒年，可生活越来越苦。几年之后，徐海球家趁大灾荒之后农民穷困的机会，派他的女婿蒋声科来到黑沙洲召佃。

蒋声科与我家沾亲，他是我叔叔的叔丈人。他一到黑沙洲

便来到我家，说：“你们家这么多人，只二十亩地怎么够种！”我父亲说：“有什么法子呢？混日子罢了！”蒋声科显得很热情地说：“我丈人在锦卫洲办了个开垦局，现正召人开荒。你们不如到那里去，凭你们弟兄四个，膀大胳膊粗的，开一年荒，总不止二十亩。何况那是生荒沙洲，土质肥，去了是不会吃亏的。”

他的话说动了我父亲和三位叔叔。本来这时已无路可走，只好借蒋声科的关系，到锦卫洲碰碰运气。

我父亲和叔叔把三垅的二十亩地卖了，然后拖儿带女来到了锦卫洲（这年我九岁，光绪三十三年）。托蒋声科向徐家承了佃。老弟兄四个和许多别的开荒户一样，窝了个地棚住下来，拼命地开荒，只一年就开垦了洲地四十亩，把黑沙洲卖地的钱，全交了压板金，从此在锦卫洲安下身来，满怀希望地种这新垦出来的四十亩洲地。

三

姚边的洲地，原来是三山姚进士家执业的，现在给徐海球在省里弄了执照来占了去，他怎肯甘心！在徐家召佃开垦的时候，姚家便到省里告状，企图把地再夺回来。谁知省里衙门受了徐家的好处，不审不判，拖了一年多时间，后来还是把姚家的状纸驳了回来，说姚家欺上瞒税，前领执照作废，打了一年多时间的官司，姚家还是败了。回到三山，更加气愤，便召集全体窑工开会，说是姚家的洲地被徐家强占去了，今后无处砍斫芦柴，窑厂也要倒闭。大家要生活，要吃饭就要奋力去夺回洲地。你们去把徐家局子（指开垦局）砸了，每人赏洲地二十亩，如果有了不测，打死打伤，我姚家不负责任。

窑上数百名窑工，全是北方人，性情火爆，兼之大家全靠烧窑养家活口，如今芦洲给徐姓占了，窑厂一倒，何以为生！大家盛怒之下，仗着人多，一下子涌到洲上，准备先把徐家的开垦局砸了，再去拆毁承佃户的地棚，赶他们离洲。

谁知徐海球也已做好了准备。他是桐城人，早在家乡雇来许多打手和武术教师。又通知所有开荒户，每个地棚去一人，替他抵挡窑蛮子。我叔叔说：“我们是来种地的，不去打架。”东家说：“你不去就不要种地！”我家无法，父亲要去，小叔说：“你有妻室儿女，去不得。要去，我去。”

这天，姚进士家三、四百个窑工，个个赤膊，拿刀舞棒，涌到了洲上。徐家得到消息，打手和武师，每人带了一碗汤，上前打头阵，所有的开荒户跟在后面，呐喊助威。双方迎了面，徐家打手、教师抢步上前，先把碗接连砸过去，趁对方眼花躲闪时，他们人就跟了上去，抄起草刀朝涌上来的窑工砍去，当即砍死了好几个。接着一场混战，窑工们不是武师的对手，又死了好几个，吓得后面的人败了回去。

姚进士家吃了败仗，人被杀了好几个，全都是外地窑工，因有言在先，死了他不负责任，倒也没有什么损失；可地夺不回来，使他懊恼非常，这口气如何咽得下去！可是，文打官司打不通，武打架打不赢，左思右想，给他想出了一个报复的好主意。于是，急急地投奔了当时显赫的官僚段祺瑞和徐子丹。哀哀陈情，说是自家的洲地被徐海球强占了，而且还杀了他家的窑工，这口气实在咽不下去。现在宁愿把全部洲地奉送给段、徐二位大人，也不能白白便宜了姓徐的。

姚进士家把地送给了段、徐两家，两家划分了执业地区。段家执套口至渡口一片，徐家执套口至后来的滚水坝一片。

为了强行执业，两家派来一百多名大辫子兵，用小火轮拖

到锦卫洲的头棚。大辫子兵一到洲上，为了示威吓唬老百姓，在场地上一排摆了七桶水，一枪打过去，子弹穿透了七只水桶。说：“什么教师爷，叫他们来吧！”

徐海球听到消息，自知斗不过段祺瑞，连夜撤了局子，带了家小、打手、武师悄悄逃回原籍去了。锦卫洲姚边洲地又为段、徐两家占有。

辫子兵在洲上作威作福，到处抓人。我父亲、叔叔，只得丢弃了辛辛苦苦开垦的四十亩洲地。四叔少球逃到无为五洲的凤凰颈去帮工，三叔少广跑到大闸，二叔少清没有走，带了妻子儿女，躲在卞兴洲四棚的地棚里住下，砍点芦柴和种小菜卖，三口人慢慢度命。我父亲带领我母亲仍旧回到黑沙洲三垅原住处。可地已卖了，回来没有地种，怎么能生活？只好托了熟人，向一个地主家佃了十五亩地种着。东家要对成上租，父亲讲了许多好话，才允许东四佃六分租。这十五亩地全是水涝地，每年只有五亩地有收。日子越过越苦了！

宣统三年大水灾，黑沙洲破了坝，这年我十三岁，已记得事了，跟着父亲、母亲去讨饭。

四

下半年水退之后，段府和徐子丹家招佃去锦卫洲穿圩。规定原开垦荒地的佃户可以种植各家原开的地，但必须重新交纳压板金。交压板金的佃户，以后交银租（即以银洋代租）每年每亩交块把龙洋即可，未交压板金的佃户，上豆、麦租，即每年豆、麦两季，佃户邀请东家或代理人临田踹租，以实收四、六交租，东四佃六。我家因第一次把卖地的钱全数交了徐海球家的压板金，这几年灾荒连连，靠讨饭过日子，哪里有钱重交

压板金？但不种这地也不行。一是这地是我们家人用力气开垦出来的，放弃不种太不甘心；二是不种地靠什么吃饭？一家人商量来商量去，还是决定先去一部分人到锦卫洲穿圩，种那垦出的四十亩地，无钱交压板，只得交豆、麦租，明知这比交银租吃亏得多，但也只好如此。我父还留在三垅种租来的那十五亩地。

叔叔们回到锦卫洲，和许多佃户们在一起替段府穿圩。穿圩的办法是“佃力东食”，即东家供应伙食，每日两餐饭。佃户出劳力，从早挑埂挑到晚，没有工资。当时段、徐两家的佃户很多，大家都想早日把圩穿好，安家种地，所以进度很快，只一年，就把圩穿起来了。这时，我四叔已经当力，又增开垦了十七亩荒地。等开垦、穿圩安定了之后，父亲才带着我和母亲搬家到了锦卫洲。这已是民国初年的事了。

民国后，段家的势力更大，他家在洲上管事的名叫梁进成（后来还有殷浦卿、段天长等）。徐子丹家管事姓马，人称老马。这两人对佃户非常苛刻，踹租、收租都凶狠之极，拖欠租谷租粮，就要夺佃或送官究办，佃户们对他们恨之入骨，但人家有权有势，却也奈何他不得。

五

当年锦卫洲地势西北略高，东南略低。西北边头棚以上至窑头一带称谢边，土地一小部分属于繁昌闵鹤琴等几家富商、地主，大部分属于零散农户，他们大多数是由桐城来垦荒落户的。东南边土地以前属三山姚家，故称姚边，现在为段、徐两家占有，但仍称姚边。这一年段、徐两家商议要在姚边与谢边接界的地段筑一道拦水坝，挡住谢边的水对姚边流。这样一

来，如遇大雨，姚边就没有内涝之虑，然而这对谢边却大大不利，如果坝一筑成，截断了谢边水的出路，若一遇雨，积水无处渲泄，势必造成涝灾。这事引起谢边全体农户的恐慌和反对。谢边农民公推胡广林为首，去和段府管家梁进成交涉，但对方根本不予理睬。

谢边被迫，以胡广林为首，召集农户开会计议，大家一致认为水势“上通下流”，这是千百年来做田的规矩，如今姚边打坝，阻断上水下流，劝阻不睬，真是欺人太甚。坝一打成，谢边将年年有灾，必须团结一致，同心协力，制止姚边嫁灾于人。约定如果姚边强行动工，这边就鸣锣为号，集众先去说理，迫使对方停工。如果对方动武，这边也以武力相对。当即议定打赢了给地，打伤打死，给安家费。并订立合约，签名按手纹。同时缝制了三条红裤子，给三名为首的人穿。他们为了谢边全体农民的生活之路不被豪强扼断，都对天盟誓，决心为乡里搏斗到底。当场推选了胡显和掌管鸣锣。

一天，段、徐两家召集佃户、民伕数百人去筑坝，段府大管家梁进成由轿子抬着，去工地监工。

谢边得到消息，胡显和立即鸣锣，召集群众，谢边农民听到锣声，家家户户的青壮年都快速地集中起来，由穿上红裤子的首领胡广林、胡显和、张老六率领，千百个手执刀矛、锄锹的农民紧跟在后，浩浩荡荡来到筑坝工地。这次，不但有土地的农民去了，连没有土地的长工，如：老闵、老邵等也都去了，万众一心，阻止筑坝。

姚边段府管家梁进成见谢边千人广众黑压压地随着急促的锣声潮水般地涌来，便命令夹在民工中的枪兵瞄准鸣锣的胡显和开枪。枪声一响，胡显和中弹倒地，还挣扎着大呼：“我不行了，大家快上呀！……”比即身亡。